

学生知识文库

弘一大师 下

徐星平 著



徐星平 著
PDG

XUESHENGZHISHIWENKU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学生知识文库

弘一大师 下

徐星平 著



XUESHENGZHISHIWENKU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第十五章

李叔同成了东京戏剧界的一流“名角”。

三场《茶花女》演完，一连收到几十封信。这些充满赞扬、捧场、述怀的信，有的还出自妙龄少女的手笔。

从此，他对外隐掉了“李叔同”，改名息霜。

寒假的几天，简直没见太阳，一团团的乌云，一阵阵大雪，把个东京打扮得银装素裹，白茫茫一片，整个空间象个透明的大气团，人们寒悚地来往于混蒙之中。路上的行人少了，安静多了，就象这雪中空气一样，清新、爽气、宜人。

“请问，李叔同君住在此地吗？”

“啊……”叶子急忙跑到门边，忽然瞪大眼睛，发现一个少女正在雪地里站着。这少女撑着一把绛红

色的雨伞，从发式到装束是典型的日本女学生打扮。叶子微笑着问道：“你找谁？”

“李叔同先生。”

“对不起，”叶子很客气地说：“这里没有这个人。”因为叔同珍惜时间，曾经交代过叶子。

姑娘眉头一皱：“他就住在这里。”她把带着毛线手套的手一晃：“这地址写的十分清楚。”

“你找他有什么事？”叶子的口气缓和了。

“送稿子，是我父亲叫我来的。”

“哦！快请进。”叶子忙将她让进外屋。

原来是日本著名词人种竹山人派女儿送词稿来了。叔同闻声赶忙穿上鞋子来到堂前：

“哦，这是上个月请种竹先生写的稿子，不想先生如此认真，多谢多谢。”叔同接过稿子看时，叶子捧来一个濠户产的火盆，火星子劈劈啪啪地迸溅着。

叔同拿着稿子，急不可捺地读起来，这真是一首好词，他高兴地对姑娘说：

“请转告令尊，我代表《音乐小杂志》编辑部向他表示感谢。”

“谢谢先生。”姑娘鞠了个躬，一抬头禁不住一怔。心想：他怎么穿着一件“久留米的绀缟”^①的和服呢，而且还系着一条黑绉纱的腰带，头上留着漂亮的三七分的发型，要不是爸爸说他是中国人，我还以为他是日本人哩。

“请坐坐吧。”叶子说。

“不坐啦，谢谢。”姑娘笑了笑，转身走了。

① 日本九州久留米地方生产的一种藏青色有花纹的织物。

叶子站在地上没动弹，她一直想着这个《音乐小杂志》编辑部，她仿佛感到叔同是个不可思议的人物：怎么又出来一个编辑部？

“叔同，你还有个……编辑部？”

“啊，是呀！”叔同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。

叶子更糊涂了，她瞅着叔同那个兴奋劲，一字一顿地问着：“音乐小杂志？”

叔同把手往她肩上一搭，盯着叶子那双湖水般的大眼睛，神秘地说：

“我要为祖国做的事，多着呢。”

叶子一听，明白了，于是莞尔一笑：“难道，我不能帮助你吗？”

“能！”叔同赶快接上话茬说：“譬如，我现在的工作，是为我国创办一个《音乐小杂志》，让音乐教育普及全国。音乐的功能，知道吗叶子，它将唤起人们觉醒，改变人们的精神，有些歌曲可以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。你看，”叔同让叶子坐在书桌前，又把炭盆挪了挪，随手把在上海编写的《祖国歌》递给叶子。

“这是我根据《新民丛报》去年所载的歌词《大国民》而编写的，可它却受到了群众的欢迎。”叔同说。

“这曲调……？”

“我是用中国民间曲调填的词。”

叶子看了这篇富有激情的爱国之作，不禁对叔同心中又增添了几分敬慕之情：“他，是个与众不同的青年啊！决不是平庸之辈。”

“请你帮助我。”叔同拿出一张用铅画纸绘制的五彩《醒狮》表纸（即封面）：“请把每一彩色部分，用黑墨描复出来。换句话

说，就是复制五张黑白稿。”

叶子一怔，似乎很难入手，叔同又教了她一遍，于是，五张透明纸纤纤细细、一丝不苟地描出了与原稿不差分毫的黑白稿……

叔同挽起了和服袖子，在另一张纸上，工工整整地画了两行五线谱，精精细细地写上了两行《马赛曲》的旋律片断。叶子好奇地走过来，瞄了一眼曲谱，立刻在钢琴上试奏了一下，笑道：

“这不是《马赛曲》吗？”

“是啊，”叔同深沉地说：“这是法国的革命歌曲。当然，做为这本小杂志的‘表纸’，我想，再合适不过了。”

叶子点点头，信手弹起了这首雄壮的歌曲，渐渐，他俩情不自禁地唱起来了，叶子的声音纯正甘美，叔同尽管嗓子并不洪亮，然而额角却暴起了青筋，声音是激越粗犷的。

“叶子、叶子！”良秀外婆连叫了几声，都被《马赛曲》淹没了。外婆干脆一推门，只见二人正在尽情高歌。二人回头一看，歌声戛然而止，只见良秀穿着一件紫色团花和服，腰扎一条宽带，高髻的灰发，白布袜木屐鞋，腰板挺硬朗地站在门口，叶子撒娇地问外婆道：

“有事吗，外婆？”

“你还问我，”良秀笑嗔道：“几点啦？”

“咂！”叔同看了看手上的金壳表：“六点半啦。”

“我以为你们成仙了。”良秀用眼梢瞅了瞅屋里，笑了。“李先生，这墙上都是你画的？”

“是的，大妈。”

“哟，这光着身子的……？”

“是学校请来的模特儿，在班上画的。”叔同说。

“外婆，您看画的好吗？”叶子朝叔同一挤眼，故意问道。

“好是好，不过，这样的身材在我们日本极少。”

叶子忍不住地“扑哧”一笑。

“笑什么！”良秀看着自己的独生外孙女，怪可爱的，于是半真半假地批评道：“还不给李先生端饭去？光笑，笑能当饭吃？”

叶子溜烟儿地出去了。

“对不起，李先生，”良秀大妈一躬腰：“让你受饿了。”

“不，没关系，我……不饿。”叔同一边客气着，肚子里却唱着“空城计”。他笑呵呵地送走了良秀，又回到书桌上，翻开了自己根据日本石原小三郎《西洋音乐史》而纂编的《乐圣比独芬（贝多芬）传》，又详细地修改了一遍。这时，叶子端进来两份“四喜饭”^①和一个“柳川锅”^②。

“快吃罢！”叶子放下盘子，搓了搓冻僵的手。

叔同和叶子第一次同桌吃饭，而且是中国式的吃法——坐在凳子上吃。

饭后，叶子以日本妇女特有的对男人的遵从，很快地收拾了碗筷，并给叔同沏了一壶日本绿茶。

“叶子，你去睡吧。”

“你不睡？”

“我计划的事，总要做好，不然，计划它干什么呢？不过，明天请你帮个忙。”

“你说吧。”叶子似乎很有把握地说。

“请你租一所编辑用房。”

“多少人工作？”

① 是渍鱼、贝肉、蛋、几种菜和糖盐醋拌合制成的日本传统食品。

② 是一种泥鳅鱼沙锅，加牛蒡、鸡蛋制成的。

“我一个人！”

“怎么，就你一个人？”

“就我一个人。”

叶子笑得前俯后仰，话也连不成句了：“你一个人就是编辑部……哈哈……”

“啊，叶子，你听我说：因为经费的原因。”

“这好办嘛。”叶子忍住笑说：“神田区今川小路二丁目三番地集贤馆，留学生在那里出版的刊物很多，就在那里租一间房子，开支很省。”

叔同笑了：“很好，就在那里。”

叶子去后，叔同拨了拨炭盆，把门窗关得严严实实，一心整理着稿件。他理出在上海写的一首歌词《我的国》，选用日本音乐教育家铃木先生堂课中的曲谱，恰到好处地把歌词填上，然后在钢琴上自弹自唱起来。

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。遥望天际，寥廓寒星，祖国、家乡、妻子、儿子。当他唱到最后一句时，两行热泪直泻在琴键上……”

“我的祖国。”他缓缓站起来，推开房门，清冷的寒风飕地扑面而来，他望着从小看惯了的北斗星，追忆着往事，包括自己孩提时代所学的民谣……“啊，我要给孩子们写一首歌，让他们健康地成长，难道‘东亚病夫’的辱帽永久戴在中国人的头上？……”

他提笔写道：教育唱歌《春郊赛跑》

跑！跑！跑！

看是谁先到。

杨柳青青，

桃李带笑。
万物皆春，
男儿年少。
跑！跑！跑！
锦标夺得了。

叔同的心醉了。是的，他又回到了孩提时代。这似乎不是他写的词：没有一句古文，没有半丝润饰，象是孩子们跑步信口喊出的顺口溜。写完一看，连他自己都笑了，因为翻开他的历史墨迹，没有一首白话词。这时，他边吟哦着，边做着赛跑的动作，鼓起嘴巴，涨红着脸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跑着、笑着，仿佛他正在参加学堂的班级赛跑。老实说，如果叶子看到这个场面，非吓跑不可。然而，就在这“原地跑步”中，他找到了曲调，无论从情绪、节奏，再合适不过了，这就是德国民歌《跳，跳，跳》。他急忙填好歌词，在钢琴上一试，很贴切，这时，他才满意地吸了口气，又恢复了“自我”。

但是，他对一些留学生中数典忘祖之辈感到痛心，一方面对词章之学有不景气之势又十分担忧。因为，他眼见日本唱歌集中，其词袭用我国古诗者，十之八九，然我留学生中，却对日本歌曲，啧啧称之为奇妙。为此，他在灯下，奋笔写道：

呜呼！ 词章！

予到东后，稍涉猎日本唱歌，其词意袭用我古诗者，约十之九五（日本作歌大家，大半善汉诗）。我国近世以来，士习帖括，词章之学，金蔑视之。挽近西学除入，风靡一时，词章之名辞几有消灭之势。……迨见日

本唱歌，反啧啧称其理想之奇妙，凡我古诗之唾余，皆认为岛夷所固有，既出冷于大雅，亦貽笑于外人矣。（日本学者皆通史记汉书，昔有日本人举史记汉事迹置诸吾国留学生，而留学生茫然不解其所谓，且不知史记汉书为何物，至使日本人传为笑柄）。

当夜，根据几天来的外稿和自撰稿，列了一个《音乐小杂志第一期目次》：

表纸（即封面）

罌粟花（水彩画）……彩色石版……息霜^①

图画

乐圣比独芬（贝多芬）像（木炭画）……写真版……息霜

插画

音乐堂之Violin合奏……木版……三宅克己

日本叫花子之音乐……木版……户田谦二

社说

音乐小杂志序……息霜

乐史

乐圣比独芬（贝多芬）传……息霜

乐典

近世乐典大意……田村虎藏

乐歌

教育唱歌 我的国……息霜

^① 息霜：李叔同别署。

教育春郊赛跑.....息霜
唱歌

别体隋堤柳.....息霜
唱歌

杂纂

昨非录(一).....息霜

呜呼！词章！.....息霜

论音乐之感动力.....村冈范为驰

洋琴与风琴之比较.....堤正夫

随后，他又编进了五首诗词，总题为《词府》。但是，这夜颇使他费精力的是《序言》，在这序言的草稿中，圈了改，改了又圈。末了，他以音乐的社会功能为出发点，就是“琢磨道德，促社会之健全；陶冶性情，感精神之粹美”。当他放下笔杆时，雄鸡已叫了两遍了。

第二天清晨，李叔同带着稿件和“目次”，乘马车来到神田区今川小路二丁目三番地集贤馆。租了一间带办公用具的房子，开始了他的编辑工作。

最后“封三”，在方块的图案里，还写上了“不许转载翻印”“编辑人李叔同”。

寒假，对大学生来说，是休整的黄金时代，美术学校里清廓寥寂，冷若夜空，李叔同犹似那高悬的寒星，他面对祖国闪着光，宁肯在黎明前淹没，也愿给祖国带来光明。

傍晚，他赴剧场，悉心地为“茶花女”造型。他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出场，在震撼着夜空的喝彩声中谢幕。继而又雇辆马车奔到集贤馆，校阅着他那为祖国开创的第一部《音乐小杂志》校稿。的确，他很疲倦，他为我国最早的音乐刊物倾注了全部心

血。从选材、撰稿、组稿、翻译、写词、作曲，直到封面设计、美术装帧，全出自他一人手笔。不过，人虽瘦了，但那火辣辣的眼神儿始终在闪着兴奋的光芒。最后，《音乐小杂志》在凝结着叔同的爱国热情和对传播音乐的志向中如期诞生了。

叔同捧着这本“样书”，象怀抱自己的头生儿子一样，兴匆匆地回到了上野不忍池畔小白楼寓所。一推门，不禁一阵清新之感迎面扑来，原来这间废纸成堆，衣物不整的外屋，早已被收拾得干干净净。叔同心中明白，这一定是叶子的功劳。

“叔同……叔同……”叶子见叔同回来，高兴地奔了过来：“编好啦？”

“不但编好，”叔同把这本带着五彩封面的小杂志往空中一举：“喏，书都印好啦。”

“啊，”叶子瞪大了眼睛，“你才走出去十天哪！”说着便抢过小杂志，翻开歌曲部分，往钢琴上一放，边弹边唱起了《我的国》：

东海东，波涛万丈红。
朝日丽天，云霞齐捧，
五洲惟我中央中。
二十世纪谁称雄，
请看赫赫神明种。
我的国，我的国，
我的国万岁，万岁万万岁！

“这首歌，”叔同直截了当地说：“是为我的祖国而写的。她，还很贫弱，如果这首歌能唤起炎黄子孙的觉醒，哪怕起一些作用，我也是高兴的。”

“假若我是一个中国人，”叶子郑重地说：“她会鼓动我奋进的……”

“那，就请你再唱一遍吧。”叔同说。

叶子朝叔同斜了一眼，随着乐谱熟练地弹出了即兴伴奏，她，放开了嗓子，声情并茂地唱起了《我的国》……唱罢，又贪婪地翻了翻这本只有十九项内容的小杂志：

“叔同，这贝多芬像也是你画的？”

“唔，”叔同不以为然地应了一声。

“恐怕，”叶子说：“这《乐圣贝多芬像》和《乐圣贝多芬传》是向中国介绍贝多芬的最早作品了吧？”

“我在国内还没看到过，”叔同说：“也许是这样的。”

“这小杂志还准备运到中国吗？”

“我写得十分清楚，在日本编辑印刷，在上海出版、发行。”

正说着，有人在外喊着“李君、李君。”

叔同推门一看，是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学生陆镜若，还带着一个眉清目秀的青年学生。通过介绍，才知道这个美少年是剧校学生欧阳予倩。

“欧阳君，”叔同连忙让他二人坐下，并请叶子帮助沏茶，招待这两位戏剧行家：“久仰大名。”

“哪里，”欧阳予倩微微一笑：“我看了你们的演出，本来老早就想来拜访。可是，课程多……”

“直说了吧。”陆镜若拍了拍欧阳的肩：“我们这位剧校高材生，想参加咱们的春柳社。”

“那好，”叔同诚挚地望着欧阳予倩：“我们的春柳社就是要大家一道办嘛。”叔同想了想说：“在上海，柳亚子和汪笑依创办的《二十世纪大舞台》就提到戏剧改良的内容，还有陈独秀提倡

改革新剧的学说，我真是赞成。在异乡，我想把新剧的“芽”培植好，再移栽到咱中国去，工作上可以说任重道远，说实话，我们这个社，还真地希望有专业留学生参加哩。”

欧阳予倩说：“我确想参加。说实话，看了《茶花女》，就看到了戏剧的前景。”

欧阳君比叔同小九岁，一口湖南浏阳腔，他的祖父欧阳辨疆，是改良派政治家谭嗣同和唐才常的老师，而唐才常又是欧阳予倩幼年的老师，因而欧阳予倩的文学修养和维新思想受长辈影响颇深。

“听说你对京剧很熟悉。”

“说不上熟。”欧阳君谦虚地笑了笑。此时，陆镜若打着哈哈说：“欧阳，来段京剧，让咱们饱饱耳福如何？”欧阳予倩毫不扭怩地站起来，笑道：“我念一段白口，您看如何？”说罢，一挽袖口，念了一段孙二娘的泼辣白口，逗得叔同咯咯笑出声来，连忙摆手笑着说：“好啦，真够棒。”

“李君，”陆镜若插话道：“欧阳君对新剧很有见解，我们不仿再讨论一下。”

“当然好啦，”叔同看了看表：“我十点钟有事，这样，请欧阳君明日上午九点钟来这里，行吗？”

“好！”欧阳予倩、陆镜若二人离开了小白楼。

翌晨，叔同做了一小时“素描”作业，练习了一小时书法。九点钟迎接欧阳予倩，但欧阳予倩迟到了。于是他把琴练的时间提了上来。

清冷的屋里，没生炭火。叔同的十指却灵活得象群鸟啄食，把快速练习曲弹奏得如行云流水，铿锵有力。

“李君，”欧阳予倩笑呵呵地敲敲门。

“先生——”叶子从小山坡上跑过来，礼貌地鞠个躬：“先生，李君曾关照过，他练琴时是不见客人的。”

欧阳一怔，笑了笑说：“昨天我们约好的。”

琴声停了，叔同推开房门点点头：

“啊……欧阳君，请你十点钟再来，因为你九时没来，我把课程表调了一下。”说罢一点头，又缩回去了。接着门“嘭！”地一下，琴声飞出了屋外。

幸而欧阳君自幼家教甚严，否则这一“闭门羹”是难以吞下的。这时，他在外边信步兜了一圈，回到叔同寓所，正好，曾孝谷，陆镜若也来了。此刻的叔同面若春风，热情地请欧阳君进屋坐下，谈起了新剧《茶花女》，并确定了下一个剧目：《黑奴吁天录》

开学，各自进修自己的学业。

春天，正当百草吐青、桃红柳绿的时节，叔同的身体产生了一种症兆：下午面色发红、咳嗽、低温，经医生检查系早期“TB”。啊，叶子慌了，叔同却颇坦然，象正常人一样。

“叶子，中国有句老话，叫‘在劫难逃’。不过，主宰命运的人，还是自己。要相信，在日本国土，这点病又算得了什么？”

“不过，这种病可要当心呀。”

“谢谢你的关照。”叔同为了消除叶子的顾虑，他走到镜子面前，学着幽灵般的低沉调子，举起双臂：“好朋友！请看在上帝的份上，请不要掘我的骨灰！祝福保护这里墓群的人吧……诅咒移动我的骨灰的人吧！……”

“啊！吓死人啦！”

“这不是我说的。”叔同笑着拉过叶子的手，“这是莎士比亚的《自选墓志铭》啊！”

叶子撒娇似的拍打着叔同的胸脯：“不要听，我不要听……”

是夜，叔同做完了作业，把《黑奴吁天录》的剧本认真地读了一遍，禁不住泪水汪汪。矛盾，矛盾！人间的不平，黑白人种如此，本国也是如此，黄河水患如淹不到“老佛爷”脚下，横尸遍野与她也是不搭界的。渐渐，他又回到了莱葛立家中女黑奴爱尔玲的角色中，他从书架的杂志栏中抽出了一叠画报，一页一页地寻找黑奴的形象……啊！她仰着脖子，裸露着上身，瘦骨伶仃，灰暗的眼神望着渺茫的远方。啊！农奴主的皮鞭……一串一串的被链条锁着上岸的黑人……

他放下画报，跪在镜子面前，这镜子里仿佛是一个理想中的典型黑奴，头发短而弯曲，她双手抱着臂膀，一双苍茫无神的眼睛，绝望地乞求着上帝：

“啊……上帝，你饶恕我们吧……”

突然有人喊了一声：“李君在吗？”

叔同立刻恢复了自我意识，一开门，曾孝谷轻松地走进来，一笑，问道：

“剧本看了吗？”

“看了。”叔同说：“确实感动了我。”

这剧本原系林纾翻译的美国作家斯陀夫人的小说《汤姆叔叔的小屋》，林纾用文言译为《黑奴吁天录》，经曾孝谷改编成五幕同名话剧，它大大减弱了原作中的宗教色彩，强调了民族的觉醒，争取民族的解放。他俩研究了剧本之后，为具体排练之事，讨论到后半夜。

在春柳社事务所的排练场上，藤泽先生刚按下“开排”铃，一群外国留学生象一窝蜂似的拥进来了，站了一会儿，个个心里痒

痒的，似乎人人跃跃欲试，结果一个印度留学生喊道：

“哦……这种戏，我也要参加！”

这一声不打紧，别国的留学生也喊起来了：

“我们也参加演剧！……”

“我们要参加春柳社！”

戏，排不下去了。怎么办？曾孝谷又为难、又高兴，瞅着李叔同，显然叫他拿主意。

叔同只顾笑，心下很矛盾，两只眼不住地瞟着导演。

“这好办。”剧专学生欧阳予倩开腔了：“咱不是缺黑奴吗？挑几个丑的！”

“好主意。”叔同一拍手：“还有那几位印度同学，甬化妆，上去就象。”

几个人正在议论，藤泽先生眉头一皱，按了两下铃。顿时，排练场上静下来了。他说：

“春柳社是在排戏，不是在游戏，更不是校庆的游艺晚会。中国留学生建立此社，旨在为戏曲创造一条改革之路。想参加的同学，我表示欢迎，但要遵守排练制度，遵守演出纪律……”

“做得到，先生。”一个印度留学生很至诚地说。

“那好。”藤泽先生说：“除中国留学生以外，其他国家的同学报一报你的国名。”

“印度。”

“日本。”

“朝鲜。”

……

“好！”藤泽先生说：“舞会这场戏，由欧阳君担任助导，请到隔壁房里排练。”说罢，铃声一响，两边同时排练，秩序井然，没几